

王统照散文选集



王统照散文选集

WANGTONGZHAO
SANWENXUANJI

I266/42

社

I2007.92
DZ76/07
王统照散文选集

王锦泉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90163

890163

王统照散文选集

王锦泉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1/32 印张5 3/4 插页2 字数116,000

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书号: 10151·613

定价: 0.54元

DZ76/07

目 录

序 言	王锦泉
片云四则	26
阴雨的夏日之晨	37
“血梯”	41
烈风雷雨	44
林 语	46
小卖所中的氛围	51
生活的对照	57
夜 话	60
青纱帐	68
青岛素描	71
蜀 黍	85
火 星	89
听潮梦语	96
湖滨之夜	99
夜 行	107
回 声	109

古 刹

——姑苏游痕之一·····	112
失业者之歌·····	115
荷兰鸿爪（节选）·····	124
去来今·····	144
芦沟晓月·····	149
追念同轩老人·····	153
“幸福”的寻求·····	158
酒与水·····	162
不易安眠·····	164
渐渐感着夜寒了·····	166
“五四”之日·····	168

序 言

王 锦 泉

王统照（1897——1957），字剑三。山东诸城县人。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现代著名作家、诗人。

王统照出身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家中不仅有经、史、子、集，还有小说之类的“闲书”。幼年丧父，在母亲抚养下长大。五岁读私塾，同时开始从老仆妇、乳妈那儿听到一些《西游记》、《封神演义》里的片断故事，从一个姓王的艺人那儿，听到许多《聊斋志异》里的狐鬼妖仙。为了满足幼稚的好奇心，他逐渐看“封神”、“聊斋”，读“水浒”、“红楼”。以后，进而学习文言笔记，阅读诗话、文评，兴趣不再停留在小说上，涉猎的范围不断扩大。十四岁以后，忙于抄、阅、圈、点“文选”“唐诗”之类的诗文，没有更多的时间看小说，但对林纾翻译的小说还是看了不少。王统照从小爱好文学，这就为他的创作，初步奠定了文学修养基础。

十六岁，王统照入济南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开始学写小说，并向《小说月报》、《妇女杂志》投稿。《新青年》创刊后，对他影响很大，感到那是当时“暮气沉沉

中的一颗明星”（《我读小说与写小说的经过》），在其中新颖议论和思想的启迪下，他也学着读新书、写新文字，为投身“五四”新文学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一九一八年，王统照入北京中国大学学习，第二年参加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大学期间，他一边研究文学，一边参加新文学运动，并和几个朋友编辑文学刊物《曙光》。一九二一年一月，他和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耿济之、周作人、许地山、郭绍虞、瞿世英、朱希祖、蒋百里、孙伏园等十二人，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宣传为人生而艺术，提倡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并在《晨报》的《文学旬刊》等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九二七年，母亲病逝，王统照感到极大的悲痛，因而辞去北京的教职，全家迁居青岛。不久就东游日本。一九三一年春，应友人之约，他到吉林四平东北第一交通中学执教半年，还访问了东北的一些地方，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阴谋鲸吞东北的野心及其即将发动侵略战争的种种迹象。一九三四年，王统照赴欧考察古代的文学和艺术，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文学半年，漫游了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瑞士、波兰等国，在旅途中还秘密观光了列宁格勒。一九三五年回国，主编《文学》月刊，积极参加上海抗日的文化工作。同年十二月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一九三六年十月，在上海《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上签名，并参加营救被捕的“七君子”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统照全家迁居上海，先后在上海美专和暨南大学任教。一九四一年任开明书店编辑。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王统照闭门译著，冀望胜利的到来。

抗战胜利后，王统照回青岛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先生被特务杀害，他极为气愤。一九四七年，由于抗议学校当局镇压学生运动，愤而辞职。一九四九年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派地下工作者持郑振铎先生从香港转来的信件，迎他去山东解放区。他走至市郊因反动军警戒严，不能通过，直到青岛解放。

王统照的一生是追求光明的一生，他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促使他用笔不断的揭露新、旧军阀的黑暗统治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在解放前的三十年间，他出版了二十多种小说、散文、诗歌，计有《一叶》、《春雨之夜》、《童心》、《号声》、《黄昏》、《这时代》、《山雨》、《北国之春》、《片云集》、《春花》、《青纱帐》、《夜行集》、《放歌集》、《横吹集》、《欧游散记》、《游痕》、《去来今》、《江南曲》、《华亭鹤》、《银龙集》、《青松之下》，此外，还有《王统照选集》、《王统照短篇小说集》等。

新中国成立后，王统照对祖国的新生，欢欣鼓舞，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积极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经常抱病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作品有诗歌《鹊华小集》和论文集《炉边文谈》。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统照不幸逝世，享年六十岁。郑振铎同志在《悼王统照先生》（《人民文学》1958年1月）中对王统照作了高度的评价：“象他这样的一位成熟的老作家正在挥笔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正在积极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时候，而突然地停止了她的响亮的歌

声。那个损失是属于整个中国文坛和中国人民的！”

中国是一个具有散文优良传统的国度。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里强调，在战斗的时代里，人们需要的不是“小摆设”，而是“挣扎和战斗”的小品文。“五四”以来散文的主流，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收获，鲁迅对此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在不断壮大的散文队伍里，王统照是一个有影响、有个性的作家，他“不仅是诗人，小说家，也是很优美的小品文作者”（阿英的《现代十六家小品·王统照小品序》）。

在散文创作上，王统照耕耘于二十年代，丰收于三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北国之春》、《片云集》、《青纱帐》、《游痕》、《欧游散记》、《去来今》等六个集子，除《片云集》大部分作于二十年代外，都是三十年代的作品。《这时代》、《夜行集》等诗集里，还收录了少量散文诗，此外，还有一些没有收集的散见于报刊上的散文。这些作品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保留着作者思想和经历的生活烙印，又显示着他散文创作的艺术风格及其发展的鲜明轨迹。在促进中国现代散文的繁荣中，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一

王统照是以追求“美”和“爱”理想的实现而步入文坛的。他认为人生应该美化，美是人类生活的第二生命。瞿世英在《春雨之夜·序》里转引王统照的话说：“此人

类烦闷混扰之状态，亘邇于地球之上，果以何道而使人皆乐其生得正当之归宿欤？斯则美之为力已。”“两性也，美也，最高精神之爱也，交相融而交相成，于以开灿烂美妙之爱的花，以达于超越现实世界真美之境地，将于是乎求之。”爱就是美，美就是爱，爱与美的实现，就是王统照那时的人生理想。然而，附丽于幻想中的理想，决不可能“使人皆乐其生得正当之归宿”，他和“五四”时期许多小资产阶级进步作家一样，在无情的现实面前，虚幻的梦境逐渐破灭，终于走到现实人生中来。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说：“《春雨之夜》（王统照的第一个短篇集，民国十年到十二年的作品）所收的二十个短篇就有这样一种‘理想的’基础。从这理想的诗的境界走到《山雨》那样的现实人生的认识，当然是长长的一条路。”把这段话移来评论王统照的散文创作，也是完全适用的，其中记录着他从所谓理想的诗的境界走到对现实人生认识的前进脚印。

王统照的散文主要创作于“五四”运动高潮之后，理想的梦境已经日趋幻灭。他在《霜痕·自序》里回顾说：

“记得那时（按指一九二三年前）的思路渐渐地变更，也多少搀入了一点辛涩的味道，不过不是一致的。常常感到沉重的生活的威迫，将虚空的奢求打破了不少，在文字方面，也不全是轻清的叹息与虚渺的惆怅了。这一点是我自己觉得出的。”以《片云集》为代表的早期散文，集中地反映了王统照“变更”中的思想径路，既有烦闷、惆怅的思绪，美化人生的痕迹，又有对黑暗的诅咒，对光明的追求。在艺术风格上，从轻清、细腻的刻划，逐渐转向激

越、高亢的倾泄，而对现实人生的认识，通过内心世界的直接感受，并以诗意的笔调抒写出来，则是他二十年代散文的主要特色。

《片云四则》通过四个生活片断，寄寓着对“美”与“爱”的追求，反映作者青年时代的情趣。在平凡的生活里包含着哲理的思索，在欢快的气氛中，搀入了一点辛涩的味道。人生道路是坎坷的，因而“是要跌交的”，跌到各种各样的“网”中去，“他们起初都愿跌到柔嫩的丝网中去，甜香的满涂了蜜的网中去，但当他们从天使的翼下，顺着天风闭了眼睛，往下跌去的时候，却一任命运为他们的支配者”。在他看来，每个人都要在“网”里“消磨其悠悠的岁月”（《跌交》），都不能超脱苦恼的人生之“网”。对人生的这种理解，未免显得消沉，但却打破了过去“虚空的薪求”，尝到了人生的苦果。跟“网”一样，“债”也是人生无法摆脱的。这里的“债”，是指人与人之间思想感情上的“债”。作品中“玃”的姊姊说：“一个人欠一个人的债务，别人总不能代偿还的”，对此，“我望着她持纨扇的左手上的皮肤内的微青色的细血管，想了一会，便只答应了个‘是’字。”（《债》）这类温情脉脉的问答，反映了青年男女之间微妙的恋情。然而，欢乐与悲哀是一对孪生的兄弟，“世间的事，那桩曾是永驻的，那一事不是常常从我们温暖的心房中，难以防备地便破壁飞去。但只求得去后的心房尚存下温热的不尽之感，这便是无量的幸福了。”（《初恋》）以上三则轻飘飘的“片云”，虽然具有哲理思考的意味，但却探索不出人生的真谛。《三弦的余音》描述了大雪纷飞的冬夜里，在

北京虎坊桥附近，一对盲人夫妇，饿着肚子，弹着三弦在马路上海徘徊。面对这样悲惨的情景，“我”把口袋里剩下的一把铜子，都塞在男盲人的手中，“一气跑回寓中，心上不知怎的如同有甚么冲逆着的忐忑。”三弦弹奏着盲人夫妇的不幸，打破了作者用“美”和“爱”交织成的幻梦，忐忑不安的心情，表明严酷现实对他心灵的猛烈冲击。这则“片云”，正面地接触到了社会的黑暗和人生的悲剧。作者后来在《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里说：“自此以后，是社会情况的描写较多，个人虚幻的情感不很愿意在笔底下流露了。”从散文上看，《片云四则》就是这个转变期中留下的记录，反映了他从抒写内心冥想逐步地走向描绘社会人生。

《阴雨的夏日之晨》描写夏日雨后清晨的自然景色，抒发了作者恬静、调谐的心情。但是，军阀混战的社会现实，内心自由反抗的种子，使作者不能长久地沉迷于平静的境界，他期待雷霆的轰鸣，猛烈的风雨，呼唤“万马千军的咆哮，金铁击触的互鸣”，于是“我们的心火又随着电火引烧，向无边的穹海中作冲撞的搏战”。情和景在这里已经完全溶和了。最后，作者以哲理的语言，浓烈的色彩，抒写了自己矛盾的心情：“平静是一时的慰安，奋动是人生的永趣。……我由一杯香茗，一帘花影的沉静生活中，觉得可以遗忘一切，神游于冥渺之境，但激动的奋越的生命之火焰却在隐秘中时时燃着。”反抗的生命之火刚要燃烧，悲凉、寂寞的情绪又涌上心头。在直、奉军阀之间的战火蔓延于关内外的风云剧变时刻，作者却充满着各种各样不可捉摸的空虚而消沉的情绪，对于人生，心似古

井，居然想躲到古刹中去寻求灵魂的慰安。“我不过要求我的心火时时燃烧着一点垂死的明光！”“我只有求之于空山中颓荒的古刹，败残的佛殿，没人曾来此留过夸大骄傲的足印的地方”（《偶像》）。这似乎要超脱人生之“网”，逃进深山，遁入空门了。不过，作者毕竟不是不吃人间烟火的神佛，不能超脱人生，最终还要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因为“莲花座下是没有莲子吃的，要吃还须向莲池中自种，自摘”，一切都要从生活中“去找到创造的钥”（《闲》）。一会儿亢奋，一会儿颓废；一会儿遨游于冥想之境，一会儿又回到生活之路；王统照正处在彷徨的歧途，还不能没有留恋地跨向新的道路。

席卷全国的“五卅”反帝爱国怒潮，再也不允许王统照躲到深山古刹中去寻求灵魂的慰安。六月五日午夜，他一口气写了《血梯》和《烈风雷雨》两篇充满爱国激情的诗篇。《血梯》以夹叙夹议的笔调，描述了北京街头反帝爱国的情景和自己的内心感受，“那是中国的青年！是热血沸腾的男儿！”在帝国主义“兽道横行”的世界上，所谓“正义”、“人道”，都是“藐姑射的仙人可望而不可即”。现实世界“只有尖利的铁，与灿烂的血呢！平和之门谁知道建造在那一层的天上”？要到达天上就需要梯子，而梯子又需要用“血液”建造，因而在“这强力陵弱的世界，这风雨如晦的时间，这永不能避却的争斗的人生”里，活着的人“就只有抗进，激发，勇往”地向前！反帝需要斗争，斗争就要准备流血！结尾，作者在深夜的拆声中，仿佛听到奏着催促“黎明来”的音乐，对黑暗必将过去，表现了坚定的信心。《血梯》的姊妹篇《烈风雷

雨》是一阕“五卅”运动的赞歌！贴切、形象的比喻，瑰丽、幽奇的字眼，昂扬、跳跃的感情，夸张、浪漫的手法，构成了一幅色彩鲜明的烈风雷雨的画面。作者把如火如荼的反帝群众运动，比作平地卷起的“狂飙、横澜”，并用时代的强音加以赞颂：“呵！呵！这不是在那万头攒动中的精诚！呵！呵！这不是在那幽暗地狱中的火光明耀？这如醉如狂的举动与声音，正象从刀斧手下脱逃出来的无数囚徒，赤手光膊与狰狞的‘伍伯’作最后的争斗。”为了创造快乐的乐园，必须和帝国主义“狂魔激斗”！狂飙已经卷起，惊雷已经轰响，“为要求明如日星的生活，为要求灿如朝花的将来，我们便情愿狂醉；情愿在水火中相搏战；情愿将此混沌的世界来重行踏反，重行熔化，重行陶铸！”这是诗人的心声，战斗的进行曲，令人振奋！其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重行“踏反”、“溶化”、“陶铸”的火样热情，颇有点象郭沫若《凤凰涅槃》那样要把旧世界重新创造的气概！

《林语》与《烈风雷雨》相比，不仅思想倾向有极大的差异，而且艺术风格上也有明显的变化；挥斥风雷的气势已经让给了空浮的哲理思考，火样的激情也被悲凉的气氛所取代。这是一篇颇为奇特的小品，它以拟人的手法，寓言的形式，描述了在秋风肃杀中树木之间的对话。老树怨恨人类对它们“巧妙而强硬的剥夺”，虽然诅咒人类“严厉与自私”，但又无力反抗，只能作低沉的叹息；小树则强调“久远的低头我们便成了代代是被剥削的奴隶”，要求联合起来，“去洗涤我们先代的耻辱”！老、小树木之间的争论，象征着现实中两代人不同的处世态度和

思想境界。“海岸边涌起的波涛，前消后继的向上夺争，又如同唱着催迫他们的进行的曲调。”作品以这几句作结，虽然给人以积极鼓舞的力量，但整篇所渲染的气氛是悲凉、低沉的，给人以压抑之感。这是作者当时思想情绪的一种曲折反映。

王统照二十年代的散文，主要是个人生活的抒情之作。由于生活圈子的狭窄和对“美”与“爱”理想的追求，创作大抵结合自然景物的描绘，来抒写内心的感受，构思严谨，文笔细致，富有散文诗的意味，有时也未免显得空泛和艰涩，其发展趋势和显著特点是：从抒写个人身边的生活琐事到着眼社会生活的重大题材，从抒虚幻的个人之情到抒现实的社会之情，从轻倩的文字到浓烈的笔墨，其中贯串着作者思路变更的脉络。这个时期，他的散文景中寓情，情中有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通过冥想展示内心，探索人生，借助风雷引吭高歌，抒发情感；这一切构成了王统照散文的独特情调和艺术特色。

二

一九二七年后几年间，由于母亲的逝世和社会的变动，王统照陷入深重的苦闷之中，那时，“耳闻目见，触怀生感，个人的身体，生活，也都沉浸于苦痛不安里。”

（《王统照短篇小说集·序》）三十年代，内忧外患的国运民生，饿殍遍野的社会现实，使一个具有正义感的作家，不能长久地滞留在感伤、苦闷的歧途，王统照终于从所谓理想走到现实人生中来，他的散文创作也从抒写内心感受转向了直接反映社会生活。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北国之

春》，记录了王统照游历东北的见闻和感受。他以愤懑的感情，朴素的文字，为东北某些阴暗角落和人民苦难生活留下了剪影，为日本帝国主义阴谋霸占东北的野心提供了历史的见证。

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奴颜媚骨，对内强化法西斯统治，疯狂“围剿”革命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对我国东北进行渗透，加紧了鲸吞的步伐。稍有爱国心和观察力的中国人，都会意识到民族危机的严重。王统照的游记为人们敲起了警钟。在轮船上，日本便衣特务肆意检查乘客的行李，大连码头无理盘问旅客的经历和行踪，他们甚至有一本“尺许厚的大书”，上面刊印着我国留日学生的姓名（《被检察的“小学教员”》）。去东北无异于到日本，轮船、码头上对中国旅客的种种刁难，不能不使人产生东北究竟是谁家天下的问题。作者看到二十世纪初，日、俄帝国主义争夺我国东北权益的战争所留下的历史遗迹，至今日本人还在铁路旁竖立许多木牌，宣扬他们与“哥萨克健儿肉搏”的“荣耀”。日本人公然在我国东北炫耀历史上的“战功”，表明他们要继承其祖先侵略和掠夺的衣钵，为此作者愤慨地说：“我们只是任人耻辱与宰割的羔羊！”在南满铁路上，到处飘扬着日本的太阳旗，“到处是邻人（按指日本人）的话，到处是他们的规矩，真的，如我前几年在那日出的国中旅行一样。”（《红旗的车中》）作者东游日本所见的情景，居然在旅行东北时重见，怎不令人怵目惊心！《生活的对照》以对比的手法，摄下了大连都市的一角。这里，作者不仅看到“困苦饥饿压迫下的非邻人的种种表现”，而且目睹日本帝国主

义的炮台“雄立在大道的旁边”。一边是生活穷困的中国人的挣扎，一边是“邻人”虎视眈眈地准备战争。在暗淡的黄昏时刻，人们每天都能听见日本“兵营的喇叭吹出悲壮的声调”，那多么可怕！但是，有些人并没有居安思危之心，仍然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欣赏着“四郎探母与天女散花的皮簧调”。读到这里，我们不是自然地会想到唐代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名句吗？

《夜话》以谈话录的形式，通过与K君的三宵谈话，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和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罪行，提出了对抗日战争的一套设想。K君认为，“满洲问题是他们的中心对象，这里说不到什么公理，正义”，日本帝国主义肯定要发动侵华战争，而且战争“往往比预定的时间还要快”。他指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那时，中国须将“海岸线的口岸抛弃，诱敌作陆上战争，以中国兵民的力量避免正面的大战，作袭击与不定形的争斗”，若能坚持下去，最后，“日本也就毫无力气了”。这里已经涉及到游击战的方略，见解颇为深刻。形势的发展，竟然被不幸而言中，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作者借着“夜话”，反映了自己对民族前途的焦虑，也表达了对时局发展的看法。

《北国之春》还以朴实无华的写实手法，勾勒了一幅具有东北风习、色彩阴暗的画面。“小卖所中”烟榻横陈，穿长袍短装的人在烟雾迷蒙中挤进挤出。在这“异样的世界”里，人们抽大烟、听清唱，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在这令人窒息的氛围里，人们追求着感官的刺激。

“香烟中的半仙态度，性的糟践的生活，甚么都不管的心